



加拿大共產主義運動 三十年

蒂姆·布克著

世界知識社



加拿大共產主義運動三十年

(1922—1952)

蒂姆·布克著

何立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TIM BUCK
THIRTY YEARS
1922-1952
*THE STORY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ANADA*

Progress Publishing Company
Toronto, 1952

本書根據加拿大進步出版公司一九五二年版譯出

加拿大共產主義運動三十年
(1922—1952)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印刷者 發行者

蒂姆·布克
何立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
新華書店
定價四千九百元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0

字數：134,000

書號：0322

目錄

導言	一
第一章 一個新式的政黨	三
第二章 偉大門爭的十年	二元
第三章 一九二〇年代的「美國的道路」	四二
第四章 「永久繁榮」的結束	五八
第五章 對一個政黨的考驗	六四
第六章 鎮壓與合法地位的重新獲得	七〇
第七章 政治形勢的新階段	八九
第八章 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	一〇三
第九章 加拿大青年成熟了	一二七
第十章 一個人民的全國綱領	一二四
第十一章 在憲法危機中的共產黨	一三三
第十二章 對於集體安全的破壞	一四二

第十三章	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一四六
第十四章	「爭取勝利的全國陣綫」.....	一五三
第十五章	加拿大地位問題的再出現.....	一五五
第十六章	共產主義者的新政黨.....	一七〇
第十七章	爭取持久和平.....	一七六
第十八章	保持加拿大的獨立.....	一八六
第十九章	我們爲加拿大而鬥爭！.....	一九六

導言

正如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一樣，在加拿大發展的近代工人運動，也是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直接結果。第一個反對僱主的工會是一八二四年多倫多的一批印刷工人組成的；他們要求減少工時，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他們在一個蘋果園，大約就是現在叫做愛倫花園的地方開會。從此以後，凡有僱傭工人的地方就有工會運動。它的成長和活動反映了加拿大工業的成長和日益壟斷化。

到一八七〇年代，工人運動才開始大規模的政治活動。當時，部分地由於受到了英國和美國相同運動的影響，從魁北克西至安大略省的倫敦市等地的工業中心都出現了「九小時工作制同盟」。通過他們的九小時工作制運動，工人們展開了爭取法律上承認工會運動的地位與權利的鬥爭。一八七三年的工會法反映了這一事實，即工人階級正在成為加拿大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因素。

隨着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在加拿大，就如在美國一樣，出現了人民黨運動、勞工互助會，和擴及全大陸的行業工會和它們的聯合會（勞聯，A.F.L.）。一八九〇年代，資本主義工業的擴大使各社會主義政黨獲得了迅速的發展。

加拿大工人，在他們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衛的奮鬥過程中，學習了階級鬥爭。在一八七〇年代的時候，資產階級爲了鎮壓九小時工作制運動，竟逮捕工人代表，同時以法庭的佈告宣佈一切旨在使工人拒絕做工的行爲，或組織任何企業的工人使他們採取集體行動來反對僱主的行爲都是非法的。工會法的通過並沒有停止資產階級鎮壓工人運動的企圖；相反的，隨着工人運動的日益壯大，資產階級鎮壓它的企圖也就更加肆無忌憚。

一九〇三年「英屬哥倫比亞省勞資糾紛皇家調查委員會」的報告就是一個例子，說明資本家們所採取的手段竟達到了怎樣的程度。這報告是已故總理邁肯齊·金所寫的，他那時是勞工部的職員。該報告敘述了鐵路公司如何派遣他們的狗腿子打進工會運動去，收買工會頭子，藉故尋釁爲公開使用國家權力找口實。這報告說明了資本家們怎樣運用收買、威脅、安插公司方面的狗腿子、挑釁等方法來暗害而且往往破壞了工人的組織。諾法斯科細亞省礦工的富有戰鬥性的領袖吉姆·麥克拉克倫時常用許多例子來說明資本家所用的種種方法，下面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九〇九年大罷工之後不久，有兩個人在礦工們開會時被殺了。這兩個人及其他數人事先曾被灌醉了酒，然後被命令到會場裏去搗亂。在他們進行破壞活動時，他們與該工會的書記發生了衝突，結果打起來了，工會書記就拔出槍來把那兩個人打死。於是他便以謀殺罪被捕，但很快又被釋放出來。後來所發現的證據揭露被他打死的那兩個礦工是煤礦公司所收買的，由煤礦公司的高級職員給他們喝酒後，派他們到會場去的。而打死

他們的那個工會書記却是一個外來的特務，是煤礦公司所僱的私人偵探公司派來的人。他不知道那兩個搗亂會場的人是公司方面的狗腿子，而他們兩人也顯然不知道他是「自己人」。這是由於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秘密的狗腿子不信任因而暴露出整個腐敗制度的一個例子。

就在這種情況下，加拿大的馬克思主義運動開始建立起它的全國性組織。在加拿大曾經有過第一國際的小組，而我國馬克思主義的流傳不斷，可由下面這一事實獲得說明：和創立加拿大共產黨有關的工人中，有兩個工人曾經是第一國際的會員。但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開展是直綫上升的，那就錯了。它是緩慢地凝聚為全國性的組織的，因為各省處於殖民地式的孤立狀態，而且工業都是地方性的。然而，到一八九〇年代，由於工業的勃興和西部的開發，工人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發展得很快。一八九〇年代在安大略省成立的社會主義同盟，就曾擴展到西部，直至溫哥華島。隨着政治思想的明朗化，以及需要根本改變社會生產關係的認識的提高，社會主義同盟便被加拿大社會黨所代替。創立時名為英屬哥倫比亞社會黨的加拿大社會黨，到一九〇四年便成為全自治領性的政黨，並且在五省內建立了它的組織，因而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都有它的地方組織。此外，有些社會勞工黨的加拿大支部是從美國發展過來的，而許多地方性的獨立的工人政黨便紛紛成立。除了我國迅速的工業化以外，加拿大與其他國家的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所建立起來的聯系，是當時社會主義活動開展的重要因素。

在同一時期中，工團主義的傾向興起了，這種傾向在二十世紀初的二十五年中，給了加拿大工會運動以重要的影響。北美的工團主義把當時還是革命的歐洲工團主義者的影響，和對那些所謂國際工會、特別是美國勞工聯合會的領袖們的徹頭徹尾的保守主義的反抗結合起來，並和一八八〇年代會顯赫一時的勞工協會所產生的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的成分結合起來。北美工團主義的最高發展就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從一九一一年，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的力量達到了最高峯，在加拿大的好幾個城市和美國的許多城市中，都有它的組織。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它在城市裏的組織都是很小的，簡直是宣傳小組而不是工會。它的羣衆基礎主要是在建築、伐木、農業等方面的流動工人，這些工人大多數是和軟弱的行業工會運動沒有什麼聯系的。

北美工團主義者的左傾宗派主義和他們對自發活動的機會主義的依賴，說明了日益增長的階級覺悟和在整個時代中資產階級思想的持久統治之間的矛盾。由於特殊的經濟發展情況，加拿大和美國的工人的確是一個自在的階級，他們完全依靠工資過活，因而不得不被壟斷資本所奴役。只有經過很長的時間後，他們當中才有廣大的階層認識到無產階級的特殊階級利益、要求與歷史任務。只有爲這些目標而奮鬥，才能使無產階級成爲一個自爲的階級。工團主義者則主張只應進行經濟鬥爭，而唾棄了政治鬥爭這種觀念。他們的「理論家」大言不慚地說「以交臂的策略（即靜坐罷工之意——譯者）來革命」。其結果之一就是凡工團主義有力量的地方，最壞的那種社會民主黨式的機會主義

者就差不多完全壟斷了勞工的政治支持。另一結果就是戰鬥性很强的分子在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中自己孤立起來。工團主義者正確地譴責了行業工會領袖們的政策，但却很錯誤地將那些反工人階級的政策歸罪於行業工會的形式。他們不在行業工會裏面爭取實行進步的政策，爭取實現產業工會主義，爭取在大規模生產的大工業中組織工人，爭取選出一些會表達工會會員的階級利益和要求並領導他們去爲這些目標而鬥爭的領導人物，相反地，他們却指責了行業工會本身，說它是「職業信託機關」。他們號召有戰鬥性的工人脫離行業工會，參加他們的「革命的產業組織」。他們的「理想」的工會有着好聽的名稱，却只有很少的會員。這些工會往往沒有力量在大規模生產的大工業中去組織工人，它們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促成「勞聯」的分裂。在加拿大，這種近視、輕舉妄動的極端的例子就是「大工會」。「大工會」是一九一九年工人集體從「勞聯」的組織中分裂出來而組成的。當它是以一個總工會的名義而存在的時候，它是依靠反「勞聯」的分裂情緒的。培養這種情緒就是它的主要活動。

工團主義者曾經在美國和加拿大進行過一些鬥爭很劇烈的罷工。西部礦工聯合會在它最光榮的歷史時期內也確是受工團主義者所領導，而且反映着工團主義思想的。除了個別可觀的大罷工之外，更重要的却是無數的「零星的鬥爭」，在這些鬥爭中，個別的或一小批戰鬥性很强的工團主義者領導他們的工人弟兄向資本家爭取某些利益。但是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大工會」和其他類似組織的強烈的宗派主義、它們的脫離工人羣

衆、它們對蘇聯的煽惑性的反革命的敵視態度，使它們在客觀上成爲一種反工人階級的力量。

本世紀的最初十五年中，加拿大的社會主義運動經歷了一種和同期間歐洲社會主義政黨的發展很相似的內部發展。爲了達到政治上的成熟而作的努力，使得運動中能够思考問題並富有戰鬥性的分子，就不得不反對那些用旨在取得社會改良的活動來代替爭取社會主義鬥爭的機會主義的企圖。在反對機會主義鬥爭的過程中，他們便拋棄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的、機械的解釋（而這正是當時加拿大社會黨的特點）。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標誌着資本主義崩潰和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開始。偉大的俄國十月革命響亮地引來了這一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代。遙遠的彼得格勒工人在攻擊冬宮時的歡呼，在成千成萬加拿大工人的心裏得到了反響。全俄工農兵代表大會接收政權的佈告，被加拿大工人看作是他們自己階級的歷史作用的徵兆而歡欣鼓舞。廣大的工人羣衆振奮異常。帝國主義戰爭結束後，俄國十月革命的鼓舞作用和受壓制已久的加拿大階級利益的矛盾就結合起來，使工人運動向前進了一大步。

加拿大社會黨實際上被這些歷史變化所壓倒。它之忠於馬克思的學說的程度，正如它的領袖對馬克思學說的了解程度一樣，他們被束縛在狹隘的、宿命的觀念中，這種觀念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因爲它否認了馬克思主義有力的、革命的本質。他們的宣傳否認了工人階級在社會變革中的主觀能動性。他們對工會運動採取了卑視的態度。他們譏諷

工資鬥爭爲資本主義「商品鬥爭」的一部分。他們對國會和省議會採取了輕視的態度，但有許多社會黨的領導人物却是工會的高級職員並參加了國會競選，其中若干人選上了。應該再說一句，他們之中大部分人也確曾利用他們的競選運動來宣傳他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舉例來說，一九〇九年被鴉巢關礦工們選到阿爾柏達省議會去當議員的查利·奧布蘭，在每一次競選演說中都自稱是一個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但他却錯誤地幾乎只強調了他的意見說，工人選舉他或任何別的人，都不能獲得甚麼東西。

社會黨的領袖們從未能解決他們一方面在口頭上對工人的日常鬥爭的藐視和另一方面則想要獲得工會的職位及被選入議會之間的矛盾；當然，他們也從來沒有表示過認爲需要解決它。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機械的、宿命的看法，可以拿下面他們在迎接偉大俄國十月革命的宣言中的一句重要的話來說明：

「如果他們因爲在進化的時鐘喚醒他們之前就起來革命而違背了聖靈的話，我們毫不計較地原諒他們，同時我們真誠地希望那些在等待着特定時機的人們自己也能同樣勇敢地保持耐心。」●

在堅持這種態度中，社會黨的執行委員之一（他後來是該黨機關報的編輯）在一九二二年向它那日益減少的黨員保證說：「雖然我們似乎沒有多大的進展，但我們還是和無限量的時間相協調的。」

一年以後，社會黨的一個傑出的「理論家」寫道：「我們已經從資本主義崩潰這一帶有預見性的學說回復到一個缺乏任何革命前途的階段了。」這種言論代表着加拿大社會黨的「領袖們」在緊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幾年中所抱的態度。因此他們終於可恥地丟開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假面具而附和資本家的謊言，說法西斯主義是「共產黨的暴力」所帶來的，這就不足為奇了。

爲了反對社會黨的教條的等待觀點和反工人階級的官僚架子，一種反抗運動產生了。這反抗運動有兩種明顯的傾向。一種傾向（也就是產生在社會黨地方組織裏的）其典型是北美社會黨的成立。北美社會黨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階級日常鬥爭相結合的重要性。它要求每一個黨員必須是他或她工作所在地的工會會員，並且必須受到其他北美社會黨員對他的測驗，測驗他對馬克思主義三個基本理論——辯證唯物論、剩餘價值論、階級鬥爭——的理解程度。

另一種傾向產生了加拿大社會民主黨。該黨成立於溫尼伯，是當地的社會民主黨和安大略社會民主聯盟合併而成的。社會民主黨在數量上比社會黨強大。

雖然社會民主黨基本上是依照歐洲的傳統建立起來的，但它在加拿大的作用却與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作用顯然不同。從歐洲大陸來的工人，由於他們建設了社會民主黨，對加拿大勞工運動的發展作了偉大的貢獻。他們構成了黨員的大部分，他們是競選運動和發展組織工作中的主力。由於他們在運動中所表現出來的精力和忠誠，使得社會

主義的組織受到人們的尊敬。有一個顯著的例子：一個一九一二年當多倫多市管理委員會社會民主黨競選候選人的芬蘭工人林達拉同志，竟獲得了一萬張選票。社會民主黨也曾犯過機會主義的錯誤，該黨的某些領導者受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很深，但是它的包括加拿大工人階級中最富戰鬥性的人在內的黨員們，在每一次鬥爭中都給予工人以勇敢的和有利的支持。

導致建立一個加拿大共產黨的第一個公開行動是在社會民主黨內發起的：一九一九年一月多倫多組織的書記尼茲涅維奇同志發出了一個通知，邀請大家出席開會來考慮成立一個革命的新政黨的需要。和歐洲的社會民主黨相反，加拿大的社會民主黨內同情左派意見的力量很強，以致加拿大共產黨成立之後，直到一九三三年聯邦合作同盟成立之前，加拿大就再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社會民主黨了。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馬克思主義在加拿大已經是一種全國性的力量了。爲了獲得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支持，代表着三個主要傾向的組織，即加拿大社會黨、加拿大社會民主黨和北美社會黨曾進行相互的競爭。無數的地方性的獨立的勞工政黨，及社會勞工黨的加拿大支部，它們每一個都與這三支社會主義活動的洪流之一有着政治上的聯系。

一九一八年，工會組織和工人階級的政治活動都發展得很快。大多數加拿大工人都同情那些接管了以前的沙皇帝國（這個「各民族的監獄」）的工人和農民。他們認識到帝

國主義用軍事干涉來推翻蘇維埃政府的企圖是對整個工人階級的一個進攻。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卡爾加利召開的西部勞工代表大會向列寧、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發出表示團結一致的賀電。會議並打電報給加拿大政府，要求撤回加拿大的軍隊，和終止帝國主義在蘇聯的干涉。一九一九年五月溫尼伯大罷工開始了，起初，只是五金工人的罷工，但很快就擴大成爲全城所有工人的同情總罷工了。溫尼伯總罷工是一次行業工會的罷工，但它是一個很高水平的工會行動。罷工委員會在很大的程度上竟負責全市的工作。僅僅由於罷工委員會的決定，麵包有人烘了，牛奶有人送到醫院去了，市內的電力和自來水廠開工了，甚至一度警察也站崗了。雖然罷工的組織者對於要求他們負擔起來的各種責任是沒有準備的，但工人階級政權的初步形式已經發展起來了。直到資本家利用所謂「千人委員會」來施行暴力之前，公共秩序一直很好。當資本家和他們的受騙者使用暴力的時候，他們單靠自己是不能成功的。爲了破壞罷工，加拿大的資本主義勢力通過它的保守黨和自由黨的聯合政府，不顧他們自己的法律，使用了政權的暴力。當時勞工部長吉迪恩·羅伯遜（他同時是某一國際工會的副主席）打電報給總理，指出逮捕罷工領袖是沒有法律根據的。總理阿瑟·麥根的回答實際上等於說：無論怎樣，先把他們逮捕起來，以後我會訂一條法律來使你的行動合法化的。警察夜間出動，把罷工的領袖從床上抓走，送離溫尼伯，並禁止與外界接觸，直到罷工被破壞爲止。麥根用了一道只經樞密院通過不求議會同意即施行的勅令來使這一暴行「合法化」，這道勅令後來被修訂爲那臭名

昭彰的刑法第九十八條。

工人階級由於溫尼伯工人的團結而感到的自傲，並沒有使加拿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不見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的領袖們所代表的思想是錯誤的。因為列寧的著作翻譯過來的愈來愈多了，所以我們很多人都認識到北美社會黨爲之而鬥爭的政策路線較諸加拿大社會黨武斷地自稱爲正統的說法（這個說法庇護着加拿大社會黨內的宗派主義的等待觀點）或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及「大工會」的工團主義的混亂和不問政治的現象，是更符合列寧的學說的。同時，社會民主黨的左翼積極分子，通過列寧的學說，認識到必需把一切革命的工人統一在一個政黨內。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們從華盛頓接獲了第一批「綱領與章程」[●]。美國政府把它們翻譯出來並印成一本袖珍小冊子，作爲它的反蘇運動的一部分。

人們早已廣泛地認識到必需把左派統一在一個新式的政黨——共產黨內。加拿大共產黨的誕生是由於工人階級目標的一致，而不是由於如喬治·德魯上校、莫里斯·杜普勒西斯之流，和資產階級報紙奴顏婢膝的文人在牽強附會的想像中所產生出來的異想天開的策略。